

生活百味

冷蒸



鼎鼎

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叫作春菜。“蒌蒿满地芦芽短”中的蒌蒿和芦芽;“溪童相对采椿芽”中的香椿都属于春天的味道。



对于南通而言,最绕不过去的春菜就是只此青绿的冷蒸,可以称得上是当季流量密码。但其实,冷蒸在老一辈人中并不得宠。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其制作过程需要用脚踩,有点一言难尽;二是冷蒸糙糙的口感并不很好,有时候黏黏的,也搞不清是糯唧唧还是快馊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冷蒸是老一辈人最不愿意回首的记忆,吃冷蒸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最为饥饿之时,有什么就吃什么吧,不管好不好吃,比如榆钱、杨柳芽儿都是如此。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过去很多糟糠都慢慢翻红了,成为大家的心头好。当然工艺也在改良,最近看的几个冷蒸制作短视频都没有用脚踩的。这也许就是社会进步的写照,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多样性。

麦蚕



淡如水

感谢友人给我捎来新鲜的“麦蚕”——这可是真正的新鲜,出锅后即刻带回的。

小时候只听过“麦蚕”但没吃过。这是新鲜采摘的青麦子炒熟后再处理过的纯天然食物,带着天然的麦香。据说工艺繁琐,而且能品尝的时间也是极为短暂,麦子倘若再成熟几天,过了这个黄金时节,便不能制作。

我尝试着加了一点点白糖,捏成几个小饼,再略略煎至表面焦黄,成就我今天餐桌上的一道“时令小吃”。咬一口,浅浅的清甜中带着微微的麦香,外面一层略硬,里面是糯叽叽的,很独特!如果喜欢吃更糯一点的,那就直接加热吃。不负这口当季鲜!



幽默之余

十几年前单位隔壁一家店铺灯罩上被燕子搭了一个窝,这让我有幸目睹了燕子繁衍后代的艰辛过程,从此我把镜头对准了在城市街头安家的燕子们,每当在街头听到熟悉的燕子叫声,准会在附近找到燕子的家。十几年下来还真在街头拍到不少燕窝。

现如今,城市街头店铺为了美观统一都很注重装修,这给燕子安家带来了难度,但聪明的燕子总会找到适合建家的位置。店铺门口的灯罩、门钉、暴露的电线、警报器、监控探头及

城市里的燕窝



LED广告招牌等,都成了燕子安家的理想支点,这些奇葩的燕窝,成了城市街头一道别样的风景,这些燕窝有的搭建得很牢固,有的则建得很凑合,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更有趣的是不少燕窝出现在银行门口,看来燕子还蛮有经济头脑。

随着人们爱鸟意识的

提高,这些有碍观瞻的燕窝,并没有被店铺主人当作违章建筑被强拆,而是与燕子和谐相处,甚至一些有爱心的店铺主人还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燕窝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

鸟是人类的朋友,燕子又是一种益鸟,这些保留的燕窝足以证明,人类真够朋友。

一城沉香煮旧事



彭常青

晨雾未散时踏进漳州古城,青石板泛着湿润的釉光。两侧红砖骑楼像沉默的史官,飞翘的燕尾脊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恍如时光在此打了个褶皱。转角处遇



见明代石牌坊,苔痕斑驳的“尚书探花”字迹,让六百年前的科举盛事在砖缝间悄然复活。

正午阳光掠过文庙的朱漆棂星门,照见檐角蹲兽轻颤的铜铃。大成殿前的泮池里,锦鲤搅碎倒映的云影。老人坐在龙眼树下慢悠悠削着竹篾,忽然飘来卤面的香气,循味钻进小巷深

处,阿嬷在百年老灶前挥动长筷,碱面在浓稠的骨汤里翻涌,虾干与五花肉在碗中交织美味的乐章。

暮色漫过唐宋城墙残垣时,木偶戏正在古戏台上演。老艺人十指翻飞间,彩衣旦角的水袖竟能挽出真实的流云,金甲将军的银枪破空时带起满场惊叹。台下孩童举着四果汤雀跃,晶莹的冰屑沾在嘴角,与晚霞同色。

转角茶寮飘出单枞的兰香,白瓷盖碗旁散落着麻糍的芝麻粒。老板用闽南话吟诵着林语堂的句子,木格窗外,最后一道夕照正为燕尾脊镀上金边。夜色将至未至时,整座古城成了泡在茶汤里的沉香木,每个毛孔都渗出温润的旧时光。

龙水

常言道:春雨贵如油。时至暮春,除偶尔下了几场猫洗脸的小雨外,其余均是清一色的晴天。农田里刚生长的玉米、黄豆等,因严重缺水而蔫头耷脑。从出现旱情起,我和妻子不知拎了多少桶水,给玉米、黄豆等作物浇水抗旱。这边农作物刚有了点起色,那边20多棵正欲开花的桃、梨、橘等果树,皆因缺水茎干泛黄、叶片脱落。

抗旱抗到天下雨,不破

抗旱保果树

楼兰终不回。下了决心的我每天刚放亮,就提着两只水桶,直奔河边。由于大河里水小进不来,因而内河里的水也退到了河中心。带上长柄舀勺的我,下到离水最近的泥地,将舀勺伸至河中心舀水,再倒进桶里。打满两桶水后,两手各拎一桶上岸。一路小跑至果树旁。伴随着“滋滋”的响声,那一棵棵果树仿佛也发出了惬意的欢呼。每天早上,要拎20多桶水给果树抗旱的我,浑身沾满泥水。

苍天不负苦心人。在我的努力下,原先那花蕾脱落的果树又焕发生机,层层叠叠的叶片就像抹了油

似的翠绿,一个个米粒大的花苞就像繁星似的缀满了树间。我仿佛看到一棵棵果树已挂满了圆溜溜、红彤彤、黄澄澄的果实。人勤地不懒,付出有回报。种地也罢,做工也好。总之,不管做什么,勤劳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捷径。



乐活人生

绿意萌芽



凤兆明

在开沙岛恒力之家的夫妻宿舍里,我们的“家”里悄然多了两位“新室友”——一盆稚嫩的绿萝和一束挺拔的富贵竹。爱人总说:“方寸之间,也能种出春天的模样。”

新生的绿萝还未垂下藤蔓,蜷曲的嫩叶像一把把碧玉小扇,叶片上的金斑若隐若现,仿佛阳光碎成了金粉洒落。富贵竹则亭亭立在玻璃瓶中,银白的根须如细密的水晶网,与瓶中清水织出一幅流动的画面。每日清晨,爱人总爱对它们“问诊”:“绿萝要少晒太阳,富贵竹三天换一次水,这可是科学!”我笑她是“植物科代表”,她却一本正经:“这叫‘萌宠养成计划’,得按规矩来!”

周末午后,我们常趴在桌边观察绿萝的“成长日记”。看它叶尖挂着晨雾凝成的水珠;富贵竹的根须一天比一天繁茂,像在瓶底绣了一团银丝云朵。工厂的机械轰鸣声仿佛被绿意滤去了嘈杂,这一窗青翠成了我们的小小乌托邦。爱人打趣道:“等绿萝长成‘参天大树’,就让它给富贵竹当遮阳伞!”



本版投稿方式:

邮箱jhwbpq@163.com 或扫二维码(如下)。投稿时请注明“投晚报‘朋友圈’版面”,同时附上微信名、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